紅樓夢影/1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影

◀上一回

第十八回　五兒私乞玫瑰露　王婆夜遇芙蓉神

下一回▶

話說榮國府過了賈相國的壽誕，忙了幾天。這日在凹晶館設擺酒宴，看那兩岸上的芙蓉，映著那一片斜陽，另有一種媚人姿色。偏又有幾個倦蝶在花間來往，十分有趣。至晚席散，薛姨媽就同湘雲住在蘅蕪院。燈下閒談，便問湘雲：「你們太太的什麼親戚在山西作官？從不愛出門倒肯出外。」湘雲笑道：「那裡是太太的主意，太太也作不得主，都是我們那位陸令萱，聽見舅老爺要接到任上去住幾個月，他就一力攛掇。也不管一個太原總兵有多少來項，就想撈錢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人家衙門裡自然各有管事的人，如何容親戚家的下人分肥？」湘雲道：「姨媽不知道，舅老爺的管家駱提婆是他兒子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媽媽不用信他謠言，不知從那裡拉到那裡去。可巧他姓陸，他兒子姓駱，自然他主人就該姓高了。誰聽你講北史呢！況且你們陸奶奶，我知道他沒兒子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我當作真事，誰知是古事！」湘雲道：「怎麼不是真事？雖然不是親兒子，比親的還孝順呢。這一到山西，母子同心，那衙門裡就不用想安靜了。舅老爺上了年紀，本來是位忠厚長者，舅太太向來不管事，姨娘又是他的姪女兒，如何不是一路呢？」

說著話，只聽鍾打了十一下。寶釵道：「不早了，媽媽明日還要回家呢。」湘雲道：「難道辦滿月還用老太太幫著？」

薛姨媽道：「雖不用幫著，也得早些回去，把我那後房收拾收拾，你們好住。不然，

看了夜戲回家，未免太辛苦。」湘雲問：「幾天？」薛姨媽說：「家裡唱兩天，伙計們送一天，聽見說柳老二和蔣大爺還要送一天。接你姐妹們聽完了戲再回家，豈不省事？。於是寶釵站起身來，說：「媽媽歇著罷！」又向湘雲笑道：「你也別叨叨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請罷。」早有婆子、丫頭執燈伺候，只見寶釵走到薛姨媽跟前，說：「三姑奶奶也得留住。」薛姨媽道：「那自然，還要下帖請呢！」湘雲道：「你真不落事。」正說著，只聽窗外麝月、鶯兒的聲音，說：「我們來的正是時候。」寶釵問：「二爺進來沒有？」鶯兒說：「進來好半天了，和他下了兩盤象棋。他輸了，還要下。二爺教接奶奶來了。」湘雲問：「你們大姨奶奶作什麼呢？」麝月說：「快交立冬，又犯了病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那孩子的身子也是弱。」湘雲問：「沒吃藥嗎？」麝月說：「姨太太給的白鳳丸，吃著倒好，這兩天吐的好些了。」湘雲道：「都是那年在怡紅院玩火，弄成終身之患。」寶釵說：「越說話越長，沒完了！媽媽歇著罷。」於是眾人簇擁著自去安歇。這裡薛姨媽、湘雲也就睡了，一夜無話。

到了次日，吃過早飯，薛姨媽辭了王夫人回家料理。過了兩日，就是薛家佛保滿月，擺酒唱戲十分熱鬧。眾親友都去道喜慶賀。賈府上自王夫人起，都去作滿月，首飾、衣服、鈴鐺、壽星、羊酒、如意不必細說。這日因襲人病著，寶釵只帶了鶯兒、雙環、還有兩個僕婦，留下襲人、麝月看家。麝月向襲人說道：「都是為你這個業障裝死兒，叫我沒的戲看。」寶釵說道：「原說你們替換著去，後兩天是人家送的戲，還更好呢。」襲人說：「你聽見了，這麼大還趕腳，也不害羞。」說著，一面著婆子們把包袱等交出安車，這裡眾人送寶釵到上房請安。

恰好王夫人也收拾完畢，還有李紈婆媳、平兒、蔡如玉，更有各房僕婦、丫環，伺候王夫人上轎，各人上車往薛家去了。

且說襲人、麝月送了寶釵回到自己房中，二人坐下吃飯。

襲人只喝了半碗粳米粥，麝月吃完飯。小丫頭捧過漱口水來漱了口，將洗了手，只聽小丫頭說：「柳家五姐姐來了！」二人齊說道：「他來了還用回事？」只見五兒笑嘻嘻的掀簾進來，向二人問了好。襲人道：「久不見你，更出息了。」麝月道：「那陣風把你吹來的？」五兒說：「我實在想你們，皆因不在裡頭當美，不敢進來。」襲人道：「坐下說罷。」五兒接著說道：「今日聽見太太、奶奶都出門，所以進來瞧瞧姐姐們。」麝月叫丫頭倒茶。五兒含笑說道：「今日一來瞧姐姐們，二來還要討點東西。」襲人說：「你要什麼？只要有，就送你。」五兒說：「皆因我舅母傷寒病，六七天沒出汗，只想

玫瑰露吃，這話可別對我媽說。」麝月笑道：「你這小蹄子，又不知鬧什麼鬼？」五兒把臉一紅說：「有個原故，我告訴你。我原說進來討點兒，我媽說：『進來瞧瞧姐姐們，還不定有亂兒沒有。再尋東西，叫人知道了又是一番口舌！』」襲人道：「這倒沒要緊，尋藥治病也是好事。我這裡有姨太太給的一瓶。秋紋上次尋了些去，還剩了半瓶，送你罷。倒是你多坐會，晚上我著老宋媽送你去。」五兒說：「我可不能多坐，他老人家這兩天正沒好氣呢。回去晚了，又要罵我了。」

正說著，隔著玻璃見玉釧兒同了彩雲進來，玉釧笑著說：「有客來了。」說著進來，看見五兒，說：「噯喲，你打那兒來？」襲人道：「我還要問你，你們倆怎麼走到一處？」玉釧道：「聽見你欠安，早就要來瞧你，這程子竟忙滿月的活計。」麝月道：「瞎話，那些針線上的還用你作？」玉釧道：「雖不作，比做還費事。太太出的樣兒還得我告訴他們，不然就做錯了。」彩雲道：「我們那邊兩個細針錢上的，一個害眼，一個告假嫁女兒去了。都是我們娘兒三個做的，那一個五子奪魁的圍嘴兒，就是我紮的。」

五個人正然說笑，忽見二門上的老婆子回道：「姨太太給二位姑娘送來一桌果子，還有六盒子：兩盒點心、兩海碗、兩大盤菜。」襲人說：「著小么兒們挑進來交內廚房，明日再取傢伙罷。」便叫小丫頭拿了兩吊錢，說：「你對來人說，我們兩個給姨太太磕頭，這錢是送他喝茶的，你可別說是賞的。」婆子答應去了。麝月笑道：「可巧今日有客來，又得吃食，咱們熱鬧會子。」

襲人道：「真可是難得你們都有空兒。」回頭問五兒：「你才說你媽為什麼沒好氣？」五兒道：「這幾天下班兒，找東院老王奶奶要輸贏帳，他饒是不還錢，還說了好些閒話。」正說著，只聽院裡拐棍響，小丫頭說：「東院老王奶奶來了。」五兒站起身說：「我不見他！」就往東裡間去。襲人道：「我也怕他說話，就說我病了。」玉釧說：「他見了我，橫豎不能多坐。」小丫頭掀起簾子，王婆進來。三人迎著問好讓坐，齊問：「你老人家今日好閒在！」王婆道：「太太在園子住，我們整天家沒事。」玉釧兒道：「為什麼不找解悶兒事作？」王婆道：「你還說呢，那天湊了幾個人，原是解悶兒，誰知他們就當件正經事。」麝月問：「你老人家輸了贏了？」王婆道：「其實才輸了幾吊錢，他們就當帳要，你說可氣不可氣。」又問：「花姑娘，鶯姑娘呢？」麝月笑道：「奶奶都帶了聽戲去了。」王婆道：「不是我說，要去都去才是！」玉釧兒道：「你可說呢。」

王婆道：「我找花姑娘尋藥，我們親家痰氣，要尋幾丸活絡丹。」麝月道：「這可

沒有。」玉釧兒道：「為什麼不向你們二奶奶討去，藥庫裡什麼藥沒有？」王婆道：「我沒那麼大工夫和他張口。」玉釧兒說：「噯喲，這又奇了，難道你不拿他當奶奶待？」王婆道：「幾天的陪房丫頭，不知怎麼哄動了二爺，又遇著我們那位傻心腸兒的奶奶收在屋裡，如今扶了正，想和我拿主子的腔兒，可不能。」玉釧兒道：「怪不得那年為晴雯的事，二太太說你直爽。」王婆道：「提起晴雯那丫頭，實在沒出息，永遠瞧不起人。好容易死了，還有人說作了花神，我不信有那樣浪神仙，不像姑娘們這麼和氣。還有一個討人嫌的，就是柳家的五丫頭。模樣兒和晴雯一樣，見了人更酸，將來也不是個好貨。我從小兒跟大太太，後來出閣的時候陪過來，直到六七十歲，總是這麼一個勁兒。不然，主子、太太都說我好。」玉釧兒笑道：「原來你老人家的出身也和我們一樣，怪不的倒肯這麼丫頭長丫頭短的。」說的麝月、彩雲一齊大笑起來。王婆道：「你們不用笑，要不是又能幹又好，就這樣靠的住了。」麝月笑道：「若不靠的住，就把家交給你了。」說著三人又笑起來。花、柳二人在屋裡聽著又是有氣，又是好笑。

忽聽二門上婆子問道：「王奶奶在這裡嗎？大太太打發人取東西來了。」王婆答應著站起身來，玉釧兒說：「快去吧，看等著用。」才走到門口，回頭向玉釧兒道：「二姑娘，告訴你媽，今兒晚上在園門口班房裡還有一局呢。」玉釧道：「我媽跟太太出門了。」王婆道：「不忙，五天的工夫呢。」說著自去。

這裡襲人同五兒出來，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，找到屋裡來惹氣，快捲起簾子出出這酒臭。」麝月道：「別管他，咱們吃飯罷。」於是擺上果菜，五個人坐下。又叫小丫頭把宋媽叫來說：「你到柳嬸子家，就說我們四個人留下他們姑娘擲骰子，晚上著你送他回去。」老宋答應去了。柳家的聽見這四個人同他女兒玩耍，如何不樂從。

且說襲人等一邊吃著飯，一邊便說王婆方才的事。五兒說道：「他說璉二奶奶也罷了，不知他們的事。我又不招不惹，管我像誰，既說像晴雯，我就替晴雯報仇，收拾收拾這老蹄子。」玉釧兒道：「你還沒聽見他背地裡批評人呢，說我在太太跟前比鴛鴦伺候老太太時候字號還大。太太的東西都在我手裡，所以總要和我媽耍錢。說我們娘兒們在太太跟前站的起來。」麝月向彩雲道：「才是咱們兩個，要是你們趙姨太太那脾氣兒，嘴巴子早上了臉了。」彩雲道：「那會子要是大老爺留下他，他就不這麼說了。」玉釧道：「想是大老爺不愛那個扁鼻子。」麝月問：「你有什麼法子收拾他？」五兒向襲人道：「我記得芳官的行頭不是還收著嗎，你找出來我自有用處。」襲人道：「算了罷，別鬧了，看上頭知道。」麝月不等說完，站起身說：「你不用說，拿來必合你的意思。」便帶了兩個小丫頭去了。彩雲道：「鬧晚了，看二爺回來。」襲人道：「今日值宿，早

起去道了喜就上衙門。」玉釧道：「怪不得這樣鬧法。」只見麝月拿了一件舞衣、一圍宮翹、一條裙子，還有一件繡花短襖、一條彩褲。笑嘻嘻對五兒說道：「對不對？」五兒笑道：「好極了！」眾人問道：「要唱那出？」麝月道：「都知晴雯作了芙蓉花神，他扮作花神，我扮作童兒，到園子裡等他，泄泄這口氣。」五兒道：「不用遠去。趁著月色，在芙蓉花下等他。他每日要完了，為抄近，這是他必由之路。」玉釧道：「難道不怕聽出聲音來？」五兒笑道：「我跟著芳官學過幾句戲，就照戲上道白，他那懂得？童兒不用說話。」於是五人吃完飯，又說了回閒話。天已黃昏，麝月、五兒提了包袱，到老宋媽屋裡去裝扮。這裡玉釧、彩雲各自回去不提。

且說麝月、五兒二人裝扮起來，宋媽問：「姑娘們要唱那一出？」二人囑咐千萬別說。聽了聽，已交三更。便悄悄走到芙蓉樹下，看那一輪明月照如白晝。遠處只聽拐棍響，就閃在樹影裡。只見王婆叨叨嘮嘮一人走來，麝月在前，五兒在後，迎到面前說道：「王婆！今日相逢，斷不能饒你。我與你無冤無仇，你是大太太的陪房，我是老太太的丫頭，撥在寶二爺屋裡當差，與你毫無干涉。你在太太跟前造了多少謠言，生生把我氣死。如今雖作了芙蓉花神，此仇不能不報，定要追你狗命！」

王婆也不知是神是鬼，搗蒜似的磕頭：「只求神仙娘娘饒命，再也不敢造謠言了。」五兒道：「既是苦苦哀告，暫且饒你。待我奏知玉帝，下世罰你脫生個母豬，橫骨擦心，終日在爛泥裡打滾，永世不得人身。但是，死罪已饒，活罪難饒。童兒，將他掌責一頓！」麝月走去揪住頭髮，用力打了幾個嘴巴。打的那婆子怪叫。五兒眼尖，見遠遠樹林一片燈光，就知李紈回來，便說道：「童兒暫且饒他，時刻已至，隨我回仙宮去者。」二人便向假山後，回到宋媽屋裡卸了裝，叫宋媽趁人亂送五兒出去。他也就卷旗息鼓，回房去了。不知王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